

QUNZHONG CHUBAN SHE

LUOXUANZHUANGCHUIXUN

螺旋状垂训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森村诚一

SENCUN CHENGYI 著

群众出版社



作者简介

LUOXUAN
ZHUANG
CHUIXUN

森村诚一，1933年1月生于埼玉县熊谷市，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曾在饭店从事管理工作10年。1967年以《大都会》登上文坛。1969年发表的《高层的死角》获江户川乱步奖。《腐蚀的构造》获1973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曾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等。主要作品还有《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恶魔的盛宴》等一百多部。

ISBN 7-5014-2296-6



9 787501 422968 >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探偵小説全集

(日) 森村誠一 著
王建新 译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螺旋状垂训/(日)森村诚一著;王建新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10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296-6

I. 螺… II. ①森…②王… III. 推理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40 号

责任印制:连生

螺旋状垂训

(日)森村诚一著 王建新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41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296-6/I·936 定价:14.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简 介

田代裕子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她不想回家，独自徘徊的时候遇到了鲛岛，素不相识的二人进了情人旅馆。鲛岛走后，裕子被杀……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当警方收网追踪鲛岛时，鲛岛却失踪了。是有意逃匿还是命丧九泉……与鲛岛有关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件件看似无关的事件，骤起波澜，浓缩成一个螺旋状的漩涡。森村诚一的确是编故事的高手。

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摘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二十九，山上教训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0 - 027

螺旋状の垂訓

森村誠一

译自角川书店1996年第一版

版权代理：中华版权代理公司

目录

第 一 章	路遇狂犬	(1)
第 二 章	社会公敌	(22)
第 三 章	专递上门的人命案	(36)
第 四 章	不夜城的阵亡者 ...	(46)
第 五 章	衰败之家	(61)
第 六 章	切入镜头 (A) ...	(77)
第 七 章	连接的线路	(86)
第 八 章	整体图像	(98)
第 九 章	民间外交.....	(110)
第 十 章	遗物中的异物.....	(120)
第 十 一 章	杀人团队	(128)
第 十 二 章	又一个团队队员	(143)
第 十 三 章	切入镜头 (B)	(158)

螺旋状垂训

第十四章	摄政王偏房·····	(164)
第十五章	切入镜头 (C)	
	·····	(167)
第十六章	摄政王偏房 (续)	
	·····	(169)
第十七章	不认的老家·····	(174)
第十八章	飞来横祸·····	(190)
第十九章	咨询出的连结线	
	·····	(202)
第二十章	迷离中结案·····	(213)
第二十一章	切入镜头 (D)	
	·····	(220)
第二十二章	迷离中结案 (续)	
	·····	(228)
作者后记	····· 森村诚一	(245)
述 评	····· 安间隆次	(250)

第一章 路遇狂犬

1

这下，裕子可算领教了什么叫男人的自行其是了。以前她就觉得目黑这人有些自私，但既然已经把什么都给他了，当然就不愿被他抛弃。正因为如此，对他的本性，裕子一直不愿去正视。

裕子一直爱着目黑。他是第一个向自己倾诉爱意的男人。这使裕子一时心血来潮，轻易地把身子交给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对男人毫无免疫力的裕子万万没有料到，到头来，自己也是一个他的“*One of them*”——目黑没过多久就对裕子腻了。不过，他没有和裕子分手，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另外的女人。

对一个没有女人的孤身男子来说，眼下，裕子这种献身型的女人确实管用。她不仅能为他洗衣做饭、清理房间、满足他下半身的欲望，手头紧时，她甚至能贴钱给他花。只要能忍受她年龄较自己大这一点，对目黑这样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裕子是再合适不过的女人了。

螺旋状垂训

裕子心里也早就明白目黑是在利用自己。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被男人利用正是一件惬意的事。这男人离开了我就活不下去——这种自傲诱发了裕子的母性本能，使她隐隐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虽说裕子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然而，当这种担心真的成为现实时，她还是觉得难以割舍。在这种时候，以前心里暗暗作好的思想准备完全不起作用了。裕子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离开了目黑就活不下去的女人。

尽管如此，当目黑提出分手时，裕子却没有说这些——她想保持一点小小的傲气。

“行啊。为了你的前途，咱们就分手吧！不过，将来你结婚时，可别忘了让我认识你太太。”

裕子没事似地、故作轻松地回答说。事后想到这事，裕子十分恼火，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逞能说这些。

目黑也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比你大四岁，本来就没指望过和你目黑结婚，你目黑也没提过结婚的事。裕子心里想过，自己比他年龄大，又没有学历，只是一个普通的穷职员，就算不和自己结婚，目黑大学毕业后会找到一个既年轻、又漂亮、条件又好的对象的。到时候自己再退出来就是了。

可是，目黑提出分手的理由，并不是他有了另外的女人。他说的是，自己毕业后进一家大银行的事谈妥了。谁都知道，银行这种地方是很刻板的，

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和一个年龄比自己大的女人处于半同居状态，事情就糟了。

“他们的审查十分严格，要是家庭成员中有黑道上的人，或是有什么人的职业不正经，这样的人他们一概不收。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对我进银行绝对不利。”

目黑说。也就是说，他抛弃裕子，是为了就业。

“我这四年究竟怎么啦？”

裕子和目黑约好了，两人从此不再见面。目黑离去后，一种空虚感无情地向裕子袭来。

裕子和目黑是四年前在六本木的一家舞厅里相识的。在公司为新职员举办的欢迎活动中，安排了一场迪斯科舞会。在舞厅里，裕子遇到了一群自掏腰包在那儿跳舞的大学新生。目黑就是其中之一。

舞池很小，大家身子擦着身子。跳着跳着，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对方打了声招呼，随后就结成了对子。那天，裕子和目黑只是交换了名片。两天后，目黑打来了电话。

从此，裕子就不断在经济上接济目黑这个大学生。一直持续了四年之久。在这段日子里，目黑和其他女人也有过交往，之所以能和裕子保持这种关系，无非是因为，对目黑来说，裕子对他的奉献最无私，最令他随心所欲。

两人就这样分了手。说到底，裕子只不过是

螺旋状垂训

目黑利用了。

“我真傻！”

目黑走后，裕子独自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说。不知什么时候，泪水顺着面颊淌了下来。眼前的这个房间里，渗透进了自己和目黑这四年的生活，几乎每个周末两人都是在自己这间公寓里度过的。尽管两人现在分手了，但这四年的记忆是不能一下子抹去的。

尤其是今晚，在这个房间里过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怀着一种虚脱感，裕子走上了街头。

周末的街头多姿多彩。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看上去个个都幸福无比。裕子下意识地向六本木走去。这条街上，留有她的回忆。四年前在这里和目黑相识时，她以为自己的人生要变了，然而现在，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不，的确是变了。至少四年前自己心中没被人挖出这么一个深深的空洞。那时，虽说谈不上幸福，但也没觉得自己不幸，只是在走着平平常常的人生路。

然而毫无疑问，此刻自己绝对是不幸的。和往常一样，这里的“杏仁”商场前聚集着一对对青年男女。就在不久前，她也常在这里和目黑约会。目黑总是要迟到三十分钟，准确地迟到三十分钟。可是，他却不准裕子也按他的时间表赴约。

和他交往一段后，裕子明白了，他迟到的时间

是随约会的对象而变化的。对方是要紧的人时，他要么准时到，要么稍稍提前点到。而裕子，在他眼里，则属于那种“迟到三十分钟也没关系”的人。

不过，三十分钟一过，他就会如期而至。“杏仁”商场前，站着许多正在期盼久候不到的男朋友的女人，每次，当裕子感觉着她们向目黑那不同于一般日本人的有棱有角的面孔和修长的身材投来嫉妒的目光、挽起他的胳膊离去时，她苦等三十分钟积下的怨气就云消雾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胸中涌起的那股优越感。

可是，今天晚上，无论怎么等，目黑都是不会来的了。想到这儿，裕子真后悔不该到六本木来。本来是想来这儿回味过去的，不料却擦得伤口揪心地作痛。

正准备离去时，裕子觉得好像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扭头一看，一个男人正对自己笑。这人身着一件像是手工编织的、类似北欧渔民穿的那种防寒背心，下穿一条牛仔裤，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五官显得平淡，没什么特点，但眉毛线条很粗，且生得匀整有致。

这人胸前挂着一件柱形的图腾饰品，手腕上套着腕链，潇洒大方，脸上透出一种对自己的穿着充满自信的神情。的确，他称得上是相当不错的男人，却不是裕子喜欢的那种类型。

“看样子，是等的人没来？”

螺旋状垂训

男人得体地笑了笑，说。

“我不是在等什么。”

话刚出口，裕子就有点后悔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没那个意思，按说是不该答理的。

“让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一个人度周末的夜晚，太可惜了。我正打算去跳迪斯科，不介意的话，咱们做个伴怎么样？”

果然不错，他开始套近乎了。听口气，对这种场面他已经驾轻就熟。裕子踌躇了一下，转念一想，反正，回到空荡荡的公寓里去也实在难受，为了填补这种空虚，要不就和他去看看？

就在裕子犹豫的那一刹那，那男人趁势说：

“那好，咱们就这么定了，走吧！”

说着，他伸手轻轻搂住了裕子的腰。裕子和目黑的交往，也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伤心的裕子心里在想，说不定，这就是辞旧情、迎新恋的机会。也好，就算是得不到新恋，对心灵的伤口来说，总可以说是一种止血的急救手术吧！

男人说自己叫“鲛岛”。这人跳舞时节拍感相当强，老练自如，只是感觉上和裕子不协调。这种感觉，不仅要求舞步的技巧，还要能感受到两人溶为一体、被一种透明的气氛屏障将自己这一对与其他众多舞客杂乱的喧嚣隔离开来的情趣。目黑的舞技并不怎么好，但一开始他就能和裕子共享这种情趣。

可是，这种感觉在鲛岛身上找不到。这天正值

周末，舞池里拥挤不堪。如果能找到这种感觉，按说，这种杂乱还会使两人兴致更高的，可是今天晚上，裕子感觉到的只是累。

原本最令人畅快的电子流行乐这时却刺得裕子神经发麻，她头疼起来了。

“走吧！”

裕子说。

“怎么，刚来就要走？”

鲛岛一脸疑惑。

“对不起，不知怎么回事，我有点累。”

“那就别勉强了。”

鲛岛没有坚持。走出舞厅，只觉得外面的空气好清新。

“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鲛岛贴在裕子的耳边说。就这么分手吧，似乎又觉得于心不忍，更重要的是，裕子不愿回到她那冷冰冰、空荡荡的公寓里去。或许，是对目黑无情抛弃自己的一种逆反心理在作怪吧。

在鲛岛看来，裕子的沉默就意味着同意。他把裕子带进了一家背街的情侣旅馆。没料到，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猎物上了钩。鲛岛心里一阵得意。他一定在想，到了这一步，简直就是鱼儿进了篓。于是，他态度突然傲慢起来，说话也粗俗多了。

“一起洗个澡？”

鲛岛劝道。

“你先洗吧!”

“这是什么话，都到这一步了，还装什么正经!”

“我们可是今天晚上才认识的啊!”

“谁都有第一次的，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不就是那么回事嘛!开始时觉得有点别扭，日子长了，就没事啦!”

“我等会儿洗。”

“你可别想溜。”

鲛岛似乎不太放心，他让浴室的门半开着，草草地冲了一下淋浴。

“好了，你快去洗了来。”

鲛岛蜻蜓点水似地冲完了澡，用浴巾裹着身子，躺在床上催促着。看样子，他的情欲在沸腾，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男人的蛮横不讲理更加剧了裕子在舞厅时的不合拍感。穿着衣服时还没什么感觉，现在，他年纪轻轻地却晃着一身赘肉，看了真叫人恶心。

裕子后悔极了，她觉得真不该和一个这样的男人进情侣旅馆。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

“实在不好意思，我怎么都调不起那个兴致来，我想回去。”

裕子尽量用轻松随便的口气说。说完，她站起身来。

“你说什么?”